

OXFORD

INTERMISSION

楊凡時間

INTERMISSION

楊凡時間

楊
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12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7851-5 (pbk)

ISBN: 978-0-19-397872-0 (hb)

1 3 5 7 9 10 8 6 4 2

楊凡時間

Intermission

楊凡

This book contains a few images, the photographers of which are unknown.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copyright. In the event of any accidental infringement,
the rightful owners are invited to contact the publish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痛追年少樂
不為俗人知

明·唐寅

序

輕舟已過萬重山 — 鄧小宇

好幾個月前的一個星期日早上，在報章的副刊看到署名「楊凡」寫的文章，確實感到意外。除了他一些攝影集的序，他已經很久沒有執筆了。當時我估計這篇「歲月流金」應該是它的同名電影的修復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一些宣傳吧。講宣傳，楊凡從來都有他的一套。

這篇文章看得我津津有味。他看似順手拈來一些當年拍《流金歲月》時的瑣事，已把我吸引到巴不得馬上找第二篇來看。果然，到下一個星期日，楊凡的第二擊——「旭和道一號」又準時出現了。經過「歲月流金」的熱身，這次寫得更得心應手。「旭和道一號」不止是星光熠熠，在眾多風流人物輪流轉中，更令我感覺到楊凡對他的過去，他底得失的一份確認，承擔和包容。我想楊凡終於在寫他的回憶錄了。

這些年來，其實我和楊凡一直在開玩笑有關他那本只存在我們白日夢中的「回憶錄」，例如在他芸芸的星級好友中，誰會有幸佔到一整章，誰只會佔到幾句，誰又會連隻字也懶得去提！我更曾經戲言楊凡的回憶錄好應該分「公開版」和“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有着無數不可告人秘密的「私藏版」。而我即使出動到威逼利誘，也一定要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私藏版」的分發名單之內！

每星期日追看楊凡的「回憶錄」已漸漸成為我的假日早餐，期待今個星期他又會跳去到他生命中的哪一部份；在歐洲？美國？台灣？大陸？幾時輪到甄妮？他會寫陳思佳嗎？但好看歸好看，我開始感到有些不妙了。弊！要急煞車！假如楊凡真的一直寫下去，像我這樣的作者，不是會被趕盡殺絕？「仲會有碗企」？「仲使撈」？

在我驚魂甫定之際，消息傳來原來楊凡已在籌備出書了。嘩，他確實不會浪費他的一分一秒；在時間管理方面，楊凡也有他的一套。他把書名改做「楊凡時間」，出處在書中第八章有交代，原本是我多年前的「創作」，居然又給他在時間錦囊中撿到！

事緣是一九七六年我在《號外》寫了一篇講 Alvin Ailey 舞團在大會堂演出盛況的短文，提到衣香鬢影的觀眾當「楊凡時間」一到，就相繼湧到大堂爭妍鬥麗，個個都希望自己獲得最多豔羨目光，成為全場之冠。在文章末端我附加了一個小小註腳來解釋何謂「楊凡時間」：「楊凡一到 intermission 就到處交際，故此『楊凡時間』就是指中場休息，那關鍵性的十幾分鐘。」

我唸中學時期開始上大會堂（當時香港唯一的文化藝術表演場地）

看演出，經常都會見到楊凡穿著他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服到處穿插，和周遭的人聊天談笑，真不知他是如何識得全人類。忽然間我好像上了一堂通識課，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原來在「對」的場合到處與人聊天、交際，確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樂趣。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手中拿着一個紅蘋果，更是矚目，多年以來我都想問他當時是不是真的有吃蘋果的逼切性，抑或只是他其中一項「道具」。

其實在中場休息時到處交際的人又豈止楊凡，一代又一代，我們見證了多少次潮漲潮退，看過多少人出了局，而楊凡始終仍執著「高姿態」出擊的話事權，又豈能單靠「楊凡時間」？先前我們已多次領教過他的電影作品，現在輪到他的文字出場了。

沒法不承認楊凡的文字確是充滿魅力。我基本上只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不足的玩票式作者，實在沒有資格評論他的文字功力，讀者們可以自行體會。但我想提出一點是：可能由於楊凡小時候在台灣受教育，所以他的文字完全是正統中國文學底子，沒有沾染到時下很多香港作者那些國粵夾雜的造句。我不是貶低國粵，甚至加上英語夾雜的「本土特色」，我本身很多時候也是這樣寫，我只是指出楊凡文字上

獨特之處，更難得他的筆法既傳統但又從傳統的框框裏釋放出來，讀來一點也不八股，反而充滿幽默，感性，生動，活潑，俏皮，機智，是多麼令人心曠神怡的閱讀。看他寫他的名人好友永玉，大千，林美人，鍾小姐……。無論對方名氣有多大，他自己下筆如何親切，他永遠有着「楊凡」的態度；那就是用對等的，不賣賬的，不亢不卑的，平起平坐的定位去處理每一個個案，如此氣派在中文世界的 celebrity journalism 是罕見的，這本他與他的名人好友的記錄絕對是一次精采、非凡、決定性的示範作！過去我一直都聽到不少人對楊凡的為人，行事作風有微言。不說別的，就我自己亦曾經多次被他氣到發毒誓要與他劃清界線，永不往來。然而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愈來愈認同其實人哪有完美的？何止楊凡，我們當中有誰沒有缺點呢？甚至是有着很多不可原諒的缺點吧。但假如能樂觀一點去看，我相信即使到了我們這把年紀（什麼年紀？去查 Wiki 就一清二楚了），我們還可以成長，可以改變的。只要我們有所覺醒，肯下定決心，肯努力，我想我們仍能不斷的進步，變得比昨天的我們更好。

無論楊凡曾經氣到我、或其他人到什麼程度，我相信他也在變，像今

次的「回憶錄」我很驚訝幾乎沒有我以為必然會讀到的尖酸刻薄話語，把「敵方」殺個片甲不留。也許楊凡真的對他過去的一些行事，選擇走的路，多少或感到遺憾和懊悔吧，但我很清楚他絕不是那種會同別人說「對不起」的人，然而在這本《楊凡時間》，如果留心書中某些字裏行間，或許會找到絃外之音，會不會這就是他說對不起的方式呢？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攝影師，片商，導演，藝術品/珠寶首飾收藏家……之前，楊凡也曾披上過寫作身份的外衣。我上中學時看《中國學生周報》，就不時讀到楊凡打着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旗號寫的文章，包括影評，還有他以教人攝影為藉口，老實不客氣把自己的自拍肖像也一併登出來做「示範」的往事（這亦解釋了為什麼當年我在大會堂會認出那個咬蘋果的男孩是楊凡），可見他自我推廣的基因，在中學時代已發作。他也寫過英文小說——“Strangers When We Met”，楊凡，你還記得嗎？當年周報的編輯陸離時至今日仍當他是周報的孩子，對他寵愛有加，有時我對楊凡某些電影的成績不以為然，陸離總會找到各種不同的理據處處維護着他，和我爭論到底。孩子始終是孩子，這些「血緣」關係是沒得抵賴，不可能抹殺的。

然後從彼蘋果到此蘋果，就是那麼一眨眼，楊凡又一次在文字世界發亮了。

生命是奇妙的，很多人就像陸離或我，總是離不開自己編織的安全網，但有一小撮人從來都不猶疑就飛出去，even sky is not the limit，楊凡不正是這小撮人的佼佼者？但就像陸離以及楊凡和我都心愛的導演積葵丹美那些電影，無論我們去到哪，轉了一圈又一圈，或許有一天都終會返回到原來的起點。

衣櫃裏的卡波堤 — 邁克

外間以為我跟楊導熟絡，當然是一場誤會，其實我們只能算新相識，交往不過三五年，在他金碧輝煌的回憶錄裏，遲到的旁觀者不但完全錯過了「時間」，也霸佔不到任何空間。這麼往來無白丁的 vanity fair，美女名男川流不息，閒雜人等本來就只有看熱鬧的份，插不上嘴評頭品足。榮獲寫序重任，得以親身實踐成語「佛頭著糞」，作用恐怕近似《牡丹亭》那個徒勞無功的花郎，在遊園好戲上演之前，負責為翩然而至的杜麗娘打掃花徑。

別怪我杯弓蛇影，類似的處景在真實生活曾經出現過。年中他放下為十三部影片復修藍光版的繁重工作，在巴黎悠遊度假四星期，適逢康城影展成績公佈，約了一起去 Bercy UGC 欣賞金棕櫚得主《生命樹》。到得太早，購票後踱進戲院附近的公園散步，忽然發現園中一角富貴花盛放，耳機裏關不住的水磨調，於是順勢從習慣高喊「開麥拉」的巧嘴流出，因攝製《鳳冠情事》耳濡目染的身段，蠢蠢欲動即將浮泛，我見勢色不對，趁「怎知春色如許」尚未劃破法蘭西的藍空，馬上跑到五十尺以外企圖扭轉命運。少說也矮他半個頭，渾身衣着沒他一半光鮮，同場出現的話，走在前面活脫脫是開路，跟在身後

則等於尾隨服侍，稍具戲曲常識的不會不知道，在如此惡劣客觀環境底下，演的無論如何都是春香。

料不到的是，後來大寫特寫尊龍，追述兩人在紐約街頭即興來一齣《白蛇傳》，他分派到的角色原來是……小青！一向穩坐第一主角寶座，去到什麼地方都堅守自我的中心，竟然曾經屈居配角位置，心甘情願為大老倌揸刀，飽嚙伏小滋味，實在太大快人心了。他文章之所以好看，除了文筆生動明星如雲，也因為時不時揭露近乎「糗」的細節。陪林青霞喝半島下午茶、攜吳彥祖遠赴嚴冬的柏林、替張大千添香、為白光造像這等良辰美景，讀者固然樂於分享，但微時被奚落的窘態、街頭巷尾遭搶白的狼狽、甚至大會堂中場休息的交際方式被無情嘲笑，更能教人感激老天爺公平。如果從藝術創作角度品評，這正是呈現立體人物的不二法門，十隻手指天天珠光寶氣只會引起哈欠連連，偶爾做點擦地板之類的粗重工夫，才有眼前一亮效應。

暫時放下導演筒，兜進書寫界分花拂柳，大概是他休息回氣的方式。據說，年輕時在《中國學生周報》初試啼聲，獨具慧眼的編輯陸離推舉為全港最美麗文字，可惜稿紙容納不下他的拳腳，讀者福利白

白被剝削了幾乎半世紀。後知後覺的我，直至去年看到他執筆的拍賣會特刊，方醒悟香港的衣櫃藏着土產杜魯門卡波堤。他的八卦有順手拈來派頭，不費吹灰縱橫四海，走筆行雲流水，卡士一呼百諾，尤其難得的是拿捏有分寸，給自己和其他人都留三分餘地。別以為我吃了兩次傅抱石付賬的午餐，便義無反顧瞎捧，假如你有幸拜讀過文章初稿，一定會驚訝他的小心翼翼，稍為孟浪的閒話和略略過火的諧謔，付梓前一一被作者狠心剷除。

不止一次，有眼無珠的陌生人把他錯認為我，甚至試過被要求在我寒酸的書上簽名留念，對一個有末期水仙花情意結的人來說，刺激之大可想而知。難怪他面無人色到處呼冤：「想當年，我還是個美男子哩……」數十年來風調雨順萬事如意的天之驕子，幾曾遇過這種挫折，我除了深表同情，唯有極力安撫他受傷的心靈——一個是花枝招展的粉蝶，一個是土頭土臉的灰蛾，連品種都不一樣，怎麼可能相似呢？有一天坐在巴黎意大利廣場候車，路過的法國伯伯望了我們兩眼，忍不住發表高見：「你們像共產黨上台之前的中國人。」得到這樣毫無矯飾的恭維，而且沒有被懷疑表兄弟結伴遨遊花都，他安心了。

好話說盡，是時候講壞話了，不過因為事主手上掌握一張我擁抱違禁品作欲仙欲死狀的淫照，威脅隨時公開，不敢冒身敗名裂危險暢所欲言。那麼，就以一宗秘密交換清靜吧：八十年代中我在香港為生計煩惱，某間剛成立的電影公司找人寫劇本，體老憐貧的朋友薦去見主持人。一如傳聞，豪氣干雲的她比上海男人還上海男人，拍拍心口向我保證：「小說版權雖然未曾落實，但我和亦舒是死黨，不會有問題，你先寫個大綱。」入世未深，特別不知天高地厚，心想首期沒有付，積極投入工作豈不吃虧，於是打開原著，這裏刪兩段，那裏鉤一鉤，不着一字鋪排出改編的路線。態度如此不敬，對方非常吃驚，末路書生投身影壇的童話故事於是不了了之。

隔不多久，娛樂版發佈了鍾楚紅張曼玉拜神開鏡的消息，公司不是那間公司，導演不是內定的導演，我不禁鬆了一口氣。又隔了許多年，場景換上希臘米可諾斯島，初遇把倪女士大作搬上銀幕的真命天子，腦海立即浮起《流金歲月》四個字……



這自我推廣的基因，豈是源出香港聖保羅中學時期，在台中大度山小學年代已開始發作

自序

這是一本偶然誕生的書。

多年不曾動筆，三月香港電影節放映拙作《流金歲月》修復版，邀稿。於是為文千來字。影節編輯來郵，只能節錄文字數百，惟恐不敬，請見諒。於是拿着篇不長不短的千字文，不知如何是好。適逢影片上映在即，門票尚餘八成，於是添加數百字，厚顏交付「蘋果樹下」，冀望登載，博求宣傳之效。孰知奸計得逞，上座「積增」。

為文見報，喜悅之情不在話下。於是第二周再蛇一篇「旭和道一號」，並附上電影劇照一張。編輯傳來董橋先生言，來文照刊，然照片稍俱娛樂版。奸計已破，立即懇請樓上畫家馬明先生趕繪插圖，再博宣傳。也算是影片放映前的自我推廣。

影片圓滿放映完畢，與觀眾對話交流之時，方知時至今日盛行「共同回憶」，而自己已成一懷舊物品。於是膽敢將自己戀愛的一生，呈獻讀者，冀望耐心聆聽。對不起，別誤解，是與電影戀愛的一生。

電影啟發了我的童年，豐富了我的一生。其實每個人的故事都同樣：成功與失敗、快樂與悲傷，有些人對不起你，有些人你對不起，有的多些，有些少點，結局雖說大有分別，其實想通還是一樣。